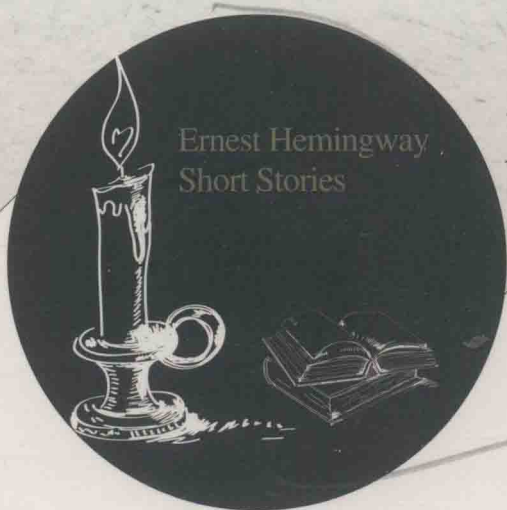




海明威全集

海明威

短篇小说集(中)



〔美〕海明威 著

雪茶 译
俞凌娟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海明威全集

海明威短篇小说集(中)

Ernest Hemingway Short Stories

[美]海明威 著

雪 茶 译 俞凌娉 主编



作者简介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是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对人生、世界、社会都表现出了迷茫和彷徨。1953年，他以《老人与海》一书获得普利策奖，1954年再夺诺贝尔文学奖。2001年，他的《太阳照常升起》与《永别了，武器》两部作品被美国现代图书馆列入“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中。

海明威全集

海明威书信集（上、下）
海明威新闻集（上、下）
乞力马扎罗山下（上、下）
海明威短篇小说集（上、中、下）
岛在湾流中（上、下）
丧钟为谁而鸣（上、下）
午后之死
永别了，武器
曙光示真
渡河入林
伊甸园
太阳照常升起
有钱人和没钱人
非洲的青山
危险夏日
流动的飨宴
第五纵队·西班牙大地
海明威诗集
春潮
老人与海

责任编辑：杨学庆

选题策划：众和晨晖 

封面设计：

大转变

“是吧，就这样办吧，就这样吧？”男人说。

“不可以，我们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姑娘说。

“你不愿意，你确定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啊，我就是那样认为的，你没说错。”姑娘说。

“你不愿意，确定要这样吗？”

“好了，好了，你们爱怎样想都行，我无所谓了。”姑娘说。

“哦，要是真像你说的这样倒好了，可是，实际上我却并不能要怎样就怎样。”

“是吗？可是我认为你早就这样了。”姑娘说。

夏天的傍晚，天色尚早，可是酒馆里没有其他什么人了，显然，还有对坐在桌角的男女和酒馆的酒保。那个姑娘的身上穿着一套粗花呢服装，有一头剪得短短的金发，一身皮肤光滑柔嫩显出一种健康的金棕色，男人都看着她。她非常漂亮。但是在巴黎他们看上去很不协调，因为他们俩都被阳光晒得好黑。

“我有杀了她的想法。”男人说。

“可不可以不这样啊！”姑娘说。男人一直在瞧着姑娘的手。这双手是那么纤细，就算是晒黑了，也一样显得很美，她有一双美丽的手。

“我发了毒誓，一定要杀了你。”

“如果你这样做，你会后悔终身的。”

“你不会又遇到其他困境了吧？”

“不会的，你怎么会这么想呢？”姑娘说，“那你现在准备怎

么办？”

“我刚刚已经清楚地告诉你了。”

“我对这句话特别认真，不要开玩笑。”

“别问我，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说。她看着坐在对面的他，将自己的手伸了过去。“嗯，可怜的菲尔。”她说。他看着朝自己伸过来的手，她的手可真是美丽，不过，他并没有用自己的手去碰它。

“谢谢你，不用了。”他说。

“是吗？那么说，现在就是对你说声对不起，也不会再有什么作用了？”

“是的。”

“那么，如果我清楚地告诉你结果的话，你会有怎样的想法呢？”

“可是同时，我已经不用听了。”

“菲尔，我是非常喜欢你、在乎你的。”

“是啊，我早就明白了？”

“哎，看来你还是没有明白，要是你一直这样，始终都不能够明白的话，那我也无能为力。”她说。

“你不用担心，我也明白这点，可就是因为这样过才有麻烦。”

“你说你明白？真的吗？你是真的明白吗？看来，这下事情比我想象中的更糟。”她说。

“不是吗，”他瞧着她美丽的面孔说，“我全都明白，整天整夜。我也会一直明白的。尤其是整夜。我全都会明白的。这用不着你担心。”

“不好意思。”她说。

“如果……如果是个男人。”

“这并不是男人不男人的问题。这个你自己也应该非常清楚。别说什么男人。难道你对我还不信赖吗？”

“不会吧？不会吧？让我相信你？让我信赖你？太可笑了吧。”他说。

“对不起，”她说，“要我说，我没有话要告诉你，除了这句。我们俩不用什么都揣个明白装糊涂啊，我们太了解对方了。”

“你说得对，”他说，“我感觉也没有必要装来装去。”

“如果你还想要我，我会再回到你身边来的。”

“我现在不再想你了。”

于是两个人都沉默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两个人都没说一句话。

“看来，你已经不再相信我爱你了吧？”姑娘问。

“不要再说下去了。”男人说。

“难道你还在怀疑我的能力，你不相信我了吗？”

“是啊，你还爱我，可是这只是说说，我没有证据证明你还在爱我。”

“菲尔，那可不礼貌。要知道，过去你从不会要求我证明什么的。你变了，以前的你可不是这样的。”

“是啊，我确实变了很多，可是，你也成了一个奇怪诡异的姑娘。”

“嗯，你是个好人，你一点儿不古怪。可是你却要我一走了之，你却要我离开你，你知道吗？你那样做真是叫我伤心……”

“我不会留下你，你离开吧，你确实要离开。”

“是啊，我得走，你说的没错，我得走，这你没说错。”她说。

他再次沉默了，什么话也没说，她又将自己的手朝他伸出去，瞧着他。在酒柜那一头，酒保站在那儿。他的脸色看上去有

些白，也许是由于他穿着白色上衣的缘故。这两口子他认识，他们看上去是一对年轻的佳偶，酒保一直这么认为。他看到过许多的年轻佳偶，他们从来不白头到老，他们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分手，然后再分别和另外的人结婚。不过他现在想的可不是这件事，现在在他的脑子里想的却是一匹马。因为再过半个小时那场马赛就会结束，然后他就可以派人到对面的马路那边去看看自己押的那匹马最后有没有跑赢。

“你就不能让我去吗？你就不能对我宽容些吗？”姑娘问。

“不能，你认为我能够那样做吗？”

这时，从酒馆的门口进来了两个顾客，他们径直走到酒柜前。“好的，先生。”酒保把他们点的酒记了下来。

“我想要你原谅我，在我说完那件事之后，能吗？”姑娘问。

“不能。”

“哦，菲尔，你不能这样，你是了解我的，咱们在一起那么久，你是了解我的，不是吗？”

“伤风败俗是永远不能原谅的错误，”青年说道，他的语气显得有些辛酸，“下句是不是必须得什么什么的，然后接下来就是但必须将眼睛擦亮了看看。下面还有我们怎么怎么的，然后拥抱。”他说，“再往后我就没法引述了。”显然他记不得原句^①了。

“伤风败俗，可以不这样说吗？”她说，“如果那样说的话，真的是太伤人了。”

“好吧，堕落。”他想了想，换了个词。

“嘿，詹姆斯，”一个顾客对站在酒柜那儿的酒保说，“你今天看起来非常不错。”

“谢谢，你今天看起来，感觉状态也非常好。”酒保说。

^① 他引述的是英国诗人蒲伯（1688—1744）的诗句。原句实际上是“伤风败俗是面目极其狰狞的妖魔，必须深恶痛绝，但需擦亮眼睛看看……”。

“听我说，老兄，詹姆斯老兄，”另一个顾客说，“你有没有感觉你又发福了？詹姆斯老兄。”

“是啊，难看死了，我都没想到自己竟然发福成这个鬼样子。”酒保说。

“呵呵，老兄，别忘了给我加进白兰地。”第一个顾客说。

“放心先生，我怎么会把这件事给忘了呢？忘不了的，相信我。”酒保说。

坐在酒柜边的那两个顾客同酒保闲聊了一阵后，不由得朝桌边的那两个年轻的男女看了过去，不过，他们很快就又回过头看着酒保，继续闲扯着。在他们看来还是朝酒保这方向看比较顺眼。

“为什么呢？菲尔，为什么非要用这样的字眼呢？没有必要用这样的字眼啊！你最好还是别用这字眼。”姑娘说。

“那么，你想我用什么词来形容你呢？”

“你根本就不需要想，别用词来形容我。”

“可是，我就觉得这个词用来形容你再合适不过了。”

“咱们能不能不要闹了，”她说，“我们以前遇到一样的事情，最后不都和解了吗？那些各种各样的事。你应该都已经见惯了。不是吗？这你自己也是有体验的。”

“好了，闭上嘴巴，我不想再听了。”

“好吧，我不说了，是因为，我说得非常清楚了。”

“好了，别再说了，”他说，“不要再说了。”

“你理解错了，知道吗？你所了解的意思完全不对。完全不对。你知道吗？告诉你吧，我是会回来的。我一定要回来的。马上我就会回来。”

“不，你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为什么不？我一定要再回来的，一定要回来的。”

“不，别回来，你别回来。不要回到我这里。”

“好吧，我们等着办。”

“看啊，糟就糟在这里，我知道，你是一定会来的，对吧？”他说。

“当然，这你很清楚，我当然会。”

“那好吧，那你走吧。”

“真的？你真的让我走？”她不相信他会这么说，可是她的声音听上去是愉快的。

“嗯，走吧，我说的。”他忽然感到自己的嗓音听上去变得那么怪。他抬起头看着她，看着她脑袋上那一头柔顺的长发，看着她明亮的眼睛，看着她小巧的耳朵，看着她柔和线条的颧骨，看着她娇艳欲滴的嘴巴，看着她修长的脖子。

“你说的是真的吧。唉，你对我总是那么好。”她说。

“走吧，那些事情等你回来后再告诉我吧。”他的声音听上去显得怪怪的。

那是自己的声音吗？连他自己都不敢确定了。他看见她赶快瞧了他一眼。然后他的心渐渐定了下来。

“你一定要我离开吗？”她一本正经地问。

“当然，我确定，”他一本正经地说，“快走吧，马上就走。”他觉得自己的嘴巴很干，他的嗓音完全变样了。“走吧，就是现在，我说了，走吧。”他说。

她站起身来从桌子旁边起来，转身往酒馆的大门外走了出去，不久便消失在街道上。他看着她的背影，直到从他的视线里消失，没想到她就这样走掉了，竟没回头看他一眼。他觉得自己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和刚刚的那个自己简直是天壤之别。刚才他还吩咐她走来着。他将两张账单拿在手里，从桌边站起来，走到酒柜边付账。

“詹姆斯，你发现没有，我完全变了个人啦。”他对酒保说。

“你是什么意思？先生？”詹姆斯说。

“那真是一件非常怪异的事情。”黑皮肤的青年站在柜台前对酒保说。然后他转过头，看着门外，看着她消失的街那头。接着他又照了照放在柜台后面的镜子，酒柜前那两个顾客挪动了一下让他过去。他从镜子里打量着自己，看来自己的确是变了个样。

“嗯，你说得没毛病，确实非常怪异啊！”詹姆斯说。

那两个顾客再往一旁挪动了一下自己的位子，以便让他能够更好地在镜子里看见他自己。那青年站在柜台外，目不转睛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詹姆斯，我变了个人啦，我确实是变了个人了。”他说。他看着镜子，没错，是变了，他想，他从镜子里面看见自己果然是变了。

“哦，先生，你今天的状态特别好，感觉你这个夏天过得非常舒适快活。”詹姆斯说。

你们绝不会这样

部队在攻进镇子以后就再没有遇到什么顽强的抵抗，一路势如破竹地攻过了田野，一直攻到了河边。在这之前，部队曾遭到过机枪火力的猛烈阻击，就在那一带农舍的前方和低洼的公路那一截。顺着公路，骑了辆自行车的尼古拉斯·亚当斯一路过来，有时他也不得不下车推着走，主要是路面有些地方实在坎坷难行，根据那些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的遗尸的位置，亚当斯在自己心中大致揣摩出了战斗的经过^①。

到处都是尸体，沿路有，路旁茂密的野草里也有，有许多个在一起的，也有单个的，无论成堆的还是单个的，口袋兜底都给翻了出来。一有人经过，无数的苍蝇便从尸体身上“嗡嗡”地飞了起来，尸体的四周到处都被撕碎了的纸片，一片狼藉。连公路上的有些地方都是狼藉满地，许多物资都被丢弃在路旁的野草丛和庄稼地里。亚当斯看到一个野外炊事场在公路旁的一块空地里，那些东西一定是从后方运上来的，看来当时的仗打得还是比较顺利的，无数的步枪、手榴弹、钢盔，还有小牛皮盖的挎包，在地上到处都是。有时亚当斯还看到有些刺刀插在泥土里，枪托朝天的步枪。药品箱，弹药箱，防毒面具，装防毒面具用的空筒，信号枪，散落一地的信号弹，一挺架在三脚架上的机枪，一大堆空弹壳散落在机枪下，机枪的后膛早已炸坏，机枪手东歪西倒，机枪的三脚架低低地架着，夹得满满的子弹带从子弹箱里露了出来，在地上翻倒着一个加冷水用的水壶，水早就干了，除了

^① 这故事的背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1918年）的意奥前线。

步枪、手榴弹、钢盔，还有一些家伙是用来挖壕沟用的，看来他们最后还在这里掘过好些壕沟。前后左右的野草里，照例又到处都是纸片，一片狼藉。

乱纸堆里什么东西都有，有已经散开成一页一页的弥撒经，有已经开始发黑的明信片，上面印着许多人的合影照，看上去照片里的那些红光满面的人好像就是这个机枪组的成员，如今他们都东歪西倒地躺在野草丛里，浑身肿胀，不过在照片上他们一个个就好像足球队员似的高高兴兴地排着队，准备将自己的这张照片登上大学年刊一样。还有一些明信片印着宣传画，画的是一个女人正被一个穿奥地利军装的士兵按倒在床上，整个画面看上去有着一种印象画派的味，这种煽动性的画显然都是在进攻之前发出来的，而且数量还不少。如今在地上散得到处都是，同那些弄得污黑的照相明信片混在了一起。如果单单只是看画面，画得倒也不错，只不过和现实情况比起来却完全不符，实际上，那些强奸妇女的人都会把妇女们穿的裙子掀起来然后蒙住她们的头，这样她们就无法喊出声来，如果还有个同伙的话，那么他的同伙就一定会骑在那个妇女的头上。除了这些明信片以外，还有一些乡下姑娘的小相片，那些照片都是乡下照相馆里拍的，偶尔也会看见一些儿童照，剩下的就是家信，除了家信还是家信。不管怎么样，这次进攻留下的遗迹和以前所有的进攻留下的遗迹一样，只要有尸体的地方就一定会出现大量的乱纸。

这些阵亡者除了腰包被翻了个底朝天以外，身上的其他地方还完好，看来他们才死没有多久。一路上尼克注意到，在地上躺着的我方的阵亡将士倒是并没有多少，这有点儿出乎他的意料。虽然有些尸体已经面目全非了，可是至少在他心目中也认为那些认为是我方的阵亡将士。他们的口袋也毫无意外地兜底翻过来了，有一些就连外套也给解开了，他们也都一样被太阳烤得浑身肿胀，要知道炎热的天气可是不分国籍的，根据他们现在躺在地上

的位置，尼克还可以大致地推断出他们这次所采用的进攻方式是什么，用的战术是什么。

看来沿着这条低洼的公路一路过去，显然镇上的奥军最后都是严防死守的，基本上可以说就没有退下来的。在镇子里的街上，尼克总共才看见三具尸体，看来他们应该都是想逃跑的，不过最后却被打死了。整个镇子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镇子上的人全都走光了，连个人影也没有。炮火把镇上的房屋基本上全给摧毁了，零零落落的墙粉屑、灰泥块，还有断梁、碎瓦在街上到处都是，开花弹的弹丸在瓦砾堆里到处可见，地上更是弹片累累。你还会看见无数的弹坑，有的弹坑边上都发了黄，那是被芥子气给熏的。

自从尼克·亚当斯离开福尔纳齐以来，迄今为止他都还没有看到过一个活人。不过当他一路上沿着公路骑车过来时，曾从一片树木茂盛的地带经过，在那里尼克曾经看到一阵阵热浪就在公路左侧的桑叶顶上不断地腾起，这说明在那里一定是有大炮隐蔽在茂盛的桑叶后面，炮筒因为被太阳给晒得发烫而冒出了阵阵的热气。现在当他看见镇上居然连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他不由得感到有点儿意外，于是尼克便不再打算在镇子上停留，而是骑车从镇子中间一路穿过。随后尼克出现在镇口，这儿有一片光秃秃的空地，一条公路就从这里顺坡而下，公路紧靠河边但是却低于堤岸。在坡上尼克看到了对岸曲折的矮堤和一直流淌着的平静的河水，不远处那些被太阳晒得发白的泥土，都在奥军挖掘的战壕前高高地垒起。后来，在战争结束后的许多年后，这一带已经再一次在树木的覆盖下，显得郁郁葱葱，不过这一段浅浅的小河却没有什麼变化，依旧还是浅浅的，虽然如今这里已成了历史性的地点。

在河的左岸，部队就部署在那儿。尼克站在河岸边朝远处望去，看到有的地方焰火信号弹上了发射架，有的地方还架着机枪。堤岸顶上有一排坑，坑里有些士兵。堤坡上也有一些坑，不

过里面的士兵则都在睡大觉。尼克过了河，继续朝前走，一路上谁也没来向他查问口令。他只管往前走，随着土堤刚拐了个弯，一个满眼都是血丝、眼皮红肿、胡子拉碴的年轻少尉忽然一下子闪出来，拿着一把手枪对准他。

“你来自哪里，为何而来？”

尼克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的说法吗？”

尼克把通行证出示给那个年轻少尉看，证件上有他的姓名身份，有他的照片，还盖上了第三集团军的大印。少尉一把把通行证抓在手里。

“好吧，通行证就放在我这儿吧。”

“那怎么能行？证件必须得还给我，快把你手里的手枪收起来，将它放回到枪套里去。”尼克说。

“不行，通行证不在，我们怎么证明我们自己的身份呢？”

“证件上不都有吗？明明白白的介绍。”

“不行，我必须保管着这些证件，一直到你的身份被证明。”

“好了，快带我去见你们连长吧，不要再胡闹啦。”尼克朝那个年轻的少尉笑着说。

“嗯，我还要把你们送到营地里。”

“好啊，”尼克说，“你认识帕拉·维契尼上尉吗？就是那个个子高高、留着个小胡子、会说英国话的，他以前当过建筑师。”

“好吧，你熟悉他吗？”

“一点点而已。”

“他现在指挥的是几连？”

“二连。”

“现在他已经是营长了。”

“哦，那还不错。”尼克说。听到帕拉依旧还活着，尼克不由得放下心。“好吧，咱们这就到营部去吧。”

尼克刚才从镇口出来的时候，三颗开花弹正好在右边一所破房子的上空爆炸，不过从那以后到现在就一直也没有打过炮。可是这军官却老像在挨排炮一样，看上去非常地紧张。不但脸色显得非常紧张，连声音也因为紧张而听起来都有些不大自然了。他的手枪一直都紧握在手里，这让尼克感到十分不自在。

“敌人距你还有一条河的距离，你不用太担心。”他说。

“谁能看出来我的担心？”少尉说，“我要真是当了你的奸细，你就一枪杀了我。”

“咱们还是赶快到营部去吧。”尼克被这个军官弄得很不自在。

营部就设在不远处的一掩蔽部里，在桌子后边代营长帕拉·维契尼上尉就坐在那儿，看上去他比从前更消瘦了，不过他的那股子英国气派也显得更足了。尼克在桌子前面朝他敬了一个军礼，帕拉·维契尼上尉马上就从桌子后边站了起来。

“好小子，”他说，“不仔细看的话，还真没有认出来是你。这身军装是怎么回事啊，你干吗穿它呀？”

“我不想穿，可是，他们逼着我，要我穿着。”

“呵呵，不管怎么说，在这里能够遇到你，我非常开心，尼古洛。”

“是啊，能够见到你还活着，我也是太高兴了。你看上去面色不错呢！这场仗打得怎么样啊？”

“那还用说，就两个字，‘完胜’！哈哈，真的，简直是漂亮极了。我们这场进攻战真的是打得漂亮极了。来，到这儿来，听我来好好给你讲讲，你来看。”

帕拉·维契尼上尉一边说着，一边就在地图上比画起来，开始向尼克讲起了进攻的过程。

“嗯，我是从福尔纳齐那边过来的，一路上的一些情况我也看得出。的确打得很不错。”尼克说。

“你要清楚地了解，这都是些了不得的战士，实在了不得。

你现在被调往团部了？”

“没有。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到每一处阵地都去走走，让大家能够看到我穿的这一身军装。”

“什么意思？如果有这样的任务，那可就太奇怪了。”

“是啊，当初我才接到这个任务时也觉得纳闷儿，后来他们告诉我说，要是有这么一个身穿美军制服的人被那些在阵地上的士兵们看到，那么对于美国军队快要大批开到的事情，大家就会自然而然地相信了。”

“嗯，很好，这个主意非常不错，不过如何才能让他们知道你穿的这一身制服是美国军队的制服呢？”

“这简单啊，你告诉他们不就行了？”

“啊，是啊，我明白了，你瞧我，都差点儿被炮弹给炸傻了。那好，现在我就派一名班长给你带路，带你到营地里的各处部队去转一转。”

“这让我感觉自己就像个臭政客似的。”尼克说。

“嘿，我说伙计，他们其实应该让你穿便服呢，在部队这个全是穿军装的地方，你要穿了便服才真叫万众瞩目呢！你要是穿了便服，那就要引人注目多了。”

“不错，不过不要忘了戴一顶洪堡帽。”尼克说。

“那可真是妙极了，或者戴一顶毛茸茸的费陀拉^①也不错。”

“嗯，就是，按照规矩呢，我一定要有香烟啦、明信片啦这一类的东西，并且把我的口袋里装得满满的，”尼克说，“哦，还应该有一大袋的巧克力，见人就发，而且还要捎带着慰问几句，友好地用手拍拍背脊，以示鼓励。可他们现在是一没有给我香烟、明信片，二也没有给我巧克力。所以他们就只好叫我来随便走上一圈就行。”

^① 费陀拉，一种软呢浅顶帽，首次出现在法国戏剧家萨尔杜（1831—1908）的戏剧《费陀拉》（1888）中，故名。